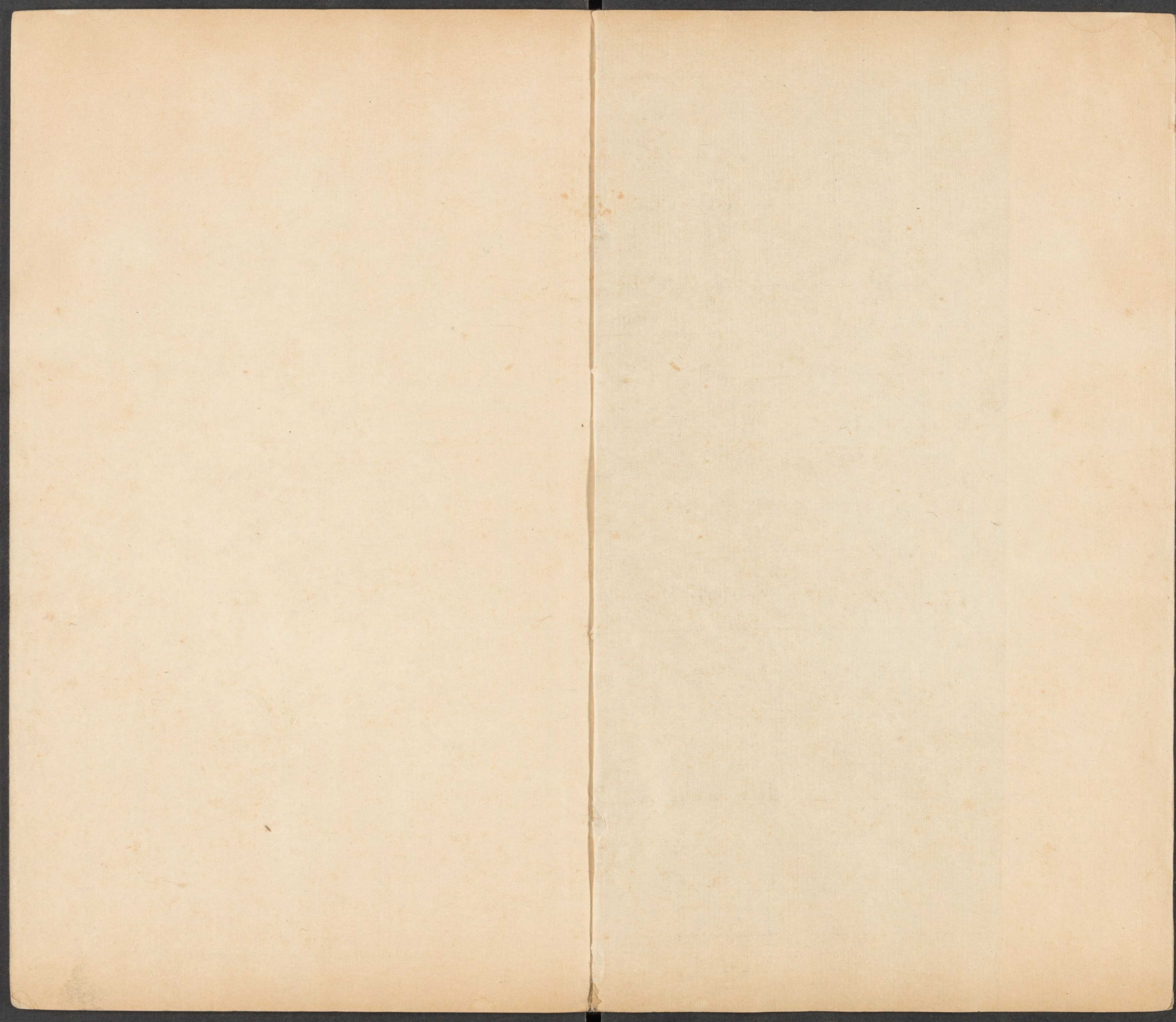


T466181/3918(10)

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9



聖諭像解卷之十九

聖諭第十五條

聯保甲以彌盜賊

置樓懸鼓

新鄭義營

赭汚衣裾

盜悉出首

三科募士

失犢不問

為守遺金

桃棗蔭街

投劍定交

驚動君子

不取小魚

賊過弛兵

聖諭像解卷之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十五條

聯保甲以彌盜賊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洽比其隣同心并力以禁暴止奸。斯匪類永息比戶帖然永享平安之福也。舊例十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互相約束。晝則稽察姦宄夜則

聖諭彙編卷之十九
防備不虞。彼此救應。如唇齒相依。臂指相使。其法最易。知最易行也。惟是相沿已久。日漸懈怠。或視爲具文。或虛應故事。柵欄雖設。巡邏無人。甲牌雖掛。輪值推諉。痛癢既不相關。緩急同於膜外。驟遇不測。則倉皇失措。本家束手待斃。切隣閉戶傍觀。輕卽劫去財物。重或縱火傷人。一經報官。事主旋被差拘。隣佑地方。俱遭拖累。聽審押保。俱要費錢。盜幸拏獲。認賊質証。非一次可了。幸而結案。其焦頭爛額之狀。已難以言語形容矣。倘兎脫無蹤。則官府定受叅罰。捕役定遭嚴比。一日不獲。一日不結。葛藤滋蔓。訖無休期。真

是身墮苦海。畔岸茫然。此等苦楚。摠由備之不早。防之不豫。隣佑不齊心。老成不董率。富者吝財。貧者惜力。悠悠泛泛。以釀成大釁也。

皇上洞悉此弊。故欲汝等百姓。盡心聯絡。實力奉行。如每家男婦幾口。有無新到親朋。或係熟識。或係昧生。一一細查來歷。若涉可疑。立行驅逐。子弟有無游手好閒。勾引外人賭博。酣飲淫蕩。掏摸等情。訪訊得實。輕聽鄉約戒飭。重送官長究懲。如此。則後生晚輩。箇箇務實學好。內奸自無所容。至於守望相助。患難相救。悉照保甲成規。各隨鄉風土俗。確畫酌行。一家有

盜。九家救援。一甲有盜。九甲捍禦。甲既如是。保亦皆然。富者出貲財。貧者出氣力。器械完整。柵籬齊備。首尾相應。聲息相通。隱然具虎豹在山之勢。雖黠如躡跖。亦必裹足不前矣。此安民息盜良法。皇上特為汝等申明之。汝等百姓。尚其實力。奉行也哉。

置樓懸鼓



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禽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此一幅像。是寫李崇備盜。其法至今可師也。李崇元魏時人。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於上。遇盜發之處。即亂擊之。旁村始聞鼓聲者。以一擊為節。次則二。又次則三。俄頃之間。鼓聲布於百里。隨發人把守險要之處。由是盜發無不禽獲。其後諸州皆則倣之。法蓋自崇始也。

新鄭義營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隣縣克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此一幅像。是寫新鄭義營之設。其術與聯保甲頗相近也。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言。請設爲令。使盜賊黨類。自相糾率首告。卽以其所告家私之半給賞之。或盜賊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之罪。而赦其所首者。如

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以爲之主。如一戶爲盜。則累其一村。一戶被盜。則累其一將。每遇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賊盜數少。百姓衆多。無有得脫者。由是隣縣克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按義營與李崇鼓樓同。若民間聯保甲。倣其意而行之。自有明效。惟在齊心并力。以共爲防衛。斯怯篋探丸。不爾而自銷耳。

赭汚衣裾



Blank columns for text,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長安市多盜。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車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犯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閭閱。出見污赭。輒收縛。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市盜遂絕。

此一幅像。是寫張敞以盜捕盜。其法至爲簡易也。漢時長安市中多盜。凡百商賈皆苦之。張敞既受任理事。求問長安父老。得偷盜首長數人。所居皆溫厚。出則從車騎。閭里皆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之。因貫其罪。持其宿昔所負。使致諸小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之詣府。恐諸偷驚駭。逃遁。願一切署爲吏。敞從之。且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稱賀。飲至醉。偷長暗以赭色污其衣。吏坐閭閱之。見衣污赭色。卽收縛。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市盜遂絕。按盜所伏藏。如兔窟狐穴。至爲隱密。非其黨不知。張敞以盜捕盜。故不勞而坐縛也。然必求問長安父老。蓋恐廉不得實。則波及無辜。是機權中有經。非一槩智察之尚矣。

次皿悉出首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韓哀為北雍州刺史。州多盜。哀至密訪之。並州中豪右也。哀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即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哀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於是旬月間。盜悉出首。哀取簿質對不爽。並原其罪。許自新。由是盜賊屏息。

此一幅像。是寫韓哀彌盜。既責令其出首。而又許其自新也。韓哀。宇文周時人。為北雍州刺史。時州中多盜。哀至。密行訪詢。並州中豪強右族。所為哀陽為不知。故意並加禮遇。且謂曰。刺史本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輔佐。得共分其憂耳。乃悉召魁桀狡黠少年。盡署為捕盜主帥。又與各分地界。若本地界盜發。不能緝獲。即以故縱論。於是諸署為主帥者。皆倉惶恐。懼。先自首。伏曰。前盜實繫某人某人。乃具開列姓名。哀因取名簿藏之。榜於州門曰。凡盜可急來舉首。如盡今月不首者。戮之於市。籍沒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於是旬月間。盜皆出首。哀取簿質對。果不爽。於是原赦其罪。許改過自新。由此羣盜屏息。按盜賊蛇蟠蚘

結。互為劫奪。非靖其根株。何由能息。韓哀之法。使羣
凶各無遁情。而又開其自新之路。真善於彌盜者也。

三科募士



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願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繇是駭散。

此一幅像。是寫虞詡靖盜之術也。漢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力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

歌長。始到之日。謁河內太守馬稜。請曰。治盜如御馬。願假以事權。使轡策在手。勿令有所拘閔。及到官。乃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使各舉所知。其攻掠劫奪者爲上科。傷人偷盜者爲次科。不事家業者爲下科。收得百餘人。詡大爲饗會。盡赦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往傭爲賊作衣。暗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按賊其初皆良民也。凡桀黠拳勇者。收之皆可爲瓜牙之用。虞詡三科募士。如以毒藥攻錮疾。所謂小人爲惡。有力爲善。亦有

力也。然歲賊數百人。屠戮過多。豈亦同于太叔盡殺
萑苻之意耶。使平日能聯保甲。則銷禍於未萌。斷不
至草菅民命。如是之衆。三科畫策甚異。第在險而運
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曲突徙薪於事前。與焦頭爛額
於事後。孰優孰劣。必有能辯之者。

失犢不問



安穩客商

聖訓傳解卷之十一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暄墻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隣家戲藏耳。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已而犢果還。謝歎惜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范公爲政。民自不爲盜也。范公尹洛時。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餵馬。暫歇店。欲行。以馬餘芻未盡。坐少待。見一老翁負暄於墻下。有人來告曰。黃犢爲人竊去矣。翁聞之。坐不向問。須臾之間。再

以失犢告。翁容色坦然自若。徐曰。爾亟往求。必隣家戲謔。偶藏耳。謝以翁爲有道者。異而就問之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答曰。范公在此。誰肯爲盜乎。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聞之。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范公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果捺何術。以臻此也。孔子告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

爲守遺金



聖訓修辭卷之十九

三

承宣堂

聖諭像解卷之十九
王詔知定州。定雜戎彝。詔開誠釐弊。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涕語之。我忍攜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此一幅像。是寫王公德化所感。小民不拾遺金也。王詔知定州。定地雜戎彝。詔開誠心。釐積弊。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特來告言。蓋欲公代爲訪求也。詔曰。汝但往。失金處。必有爲汝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

不忍。爲流涕語之。其仁愛如此。我忍攜此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內哉。梁御史來按部。猝然入獄。惟二繫囚在焉。按夜不閉戶。道不拾遺。非甚盛德。曷由臻此。然則欲民不爲盜。本原之地。尤不可不加意矣。

桃棗蔭街



聖諭象解卷之十九

承宣堂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子產爲政。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此一幅像。是寫子產爲政。盜賊屏跡。民不苟取也。鄭子產爲政。國中無盜賊。道有遺物。並不拾之。桃棗實垂於街。人過其下。莫有援而取者。錐刀錢也。遺棄道路。雖經三日。可以復還原主。按論語謂子產養民也。惠使民也。義惠義兼盡。宜乎奸慝不作。廉耻日生也。欲彌盜者。宜以此爲師。

投劍定交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此一幅像。是寫戴淵能悔過自新。卽躋顯位。爲名臣。彼悞墮匪黨者。何苦而不效之也。戴淵少時好遊俠。不修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賈行旅。陸機赴假。復還京洛。所資輜重。甚是華盛。淵使隨行。少年掠劫。

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兼神姿峯峻。穎發。雖處掠劫猥鄙之事。神氣猶覺迥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具如此。何不自愛。而亦作劫耶。淵聞之。便當下悔悟。且泣涕投去其劍。以身歸機。辭氣亢厲。非等常人。機益重之。卽與定交。作筆薦焉。同過江。仕至征西將軍。按凡爲盜魁者。其才必異庸流。故袒臂而呼。應者必衆。若招之使歸。其餘自然解體。又偵轅之駒。善用之。遠勝駑足。旣資其才。又散其黨。斯亦彌盜之一法也。

驚動君子



聖訓像解卷之十九
陳白沙舟行遇盜。盡劫財物。白沙居舟尾。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陳白沙學粹行完。雖綠林亦知敬而愛之也。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同行財物。白沙居舟尾。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曰。吾輩小人。竟來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之而去。按白沙理學也。而盜賊亦傾心焉。孰謂匪類無秉彝之好哉。龔遂對宣帝曰。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觀白沙所

遇盜。尚猶有赤子之心者。孰謂盜遂無道也。汝等百姓。苟能正心修身以化之。聯絡保甲以禦之。將鴟梟盡化爲鸞鳳。荆棘盡化爲芝蘭。兵刑之氣銷。獄訟之風息。故曰一澄其源。則萬派皆潔。此之謂也。

不取小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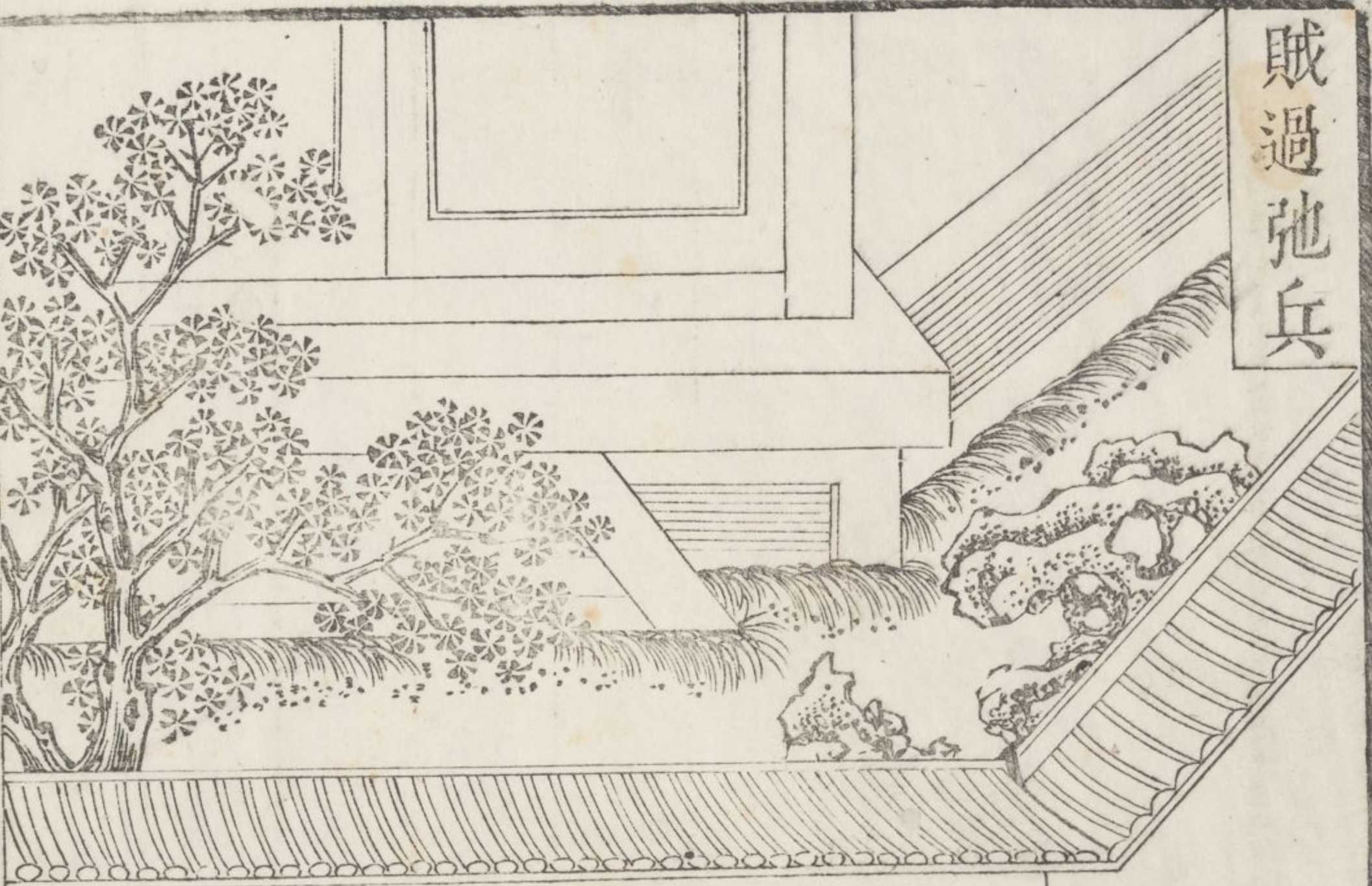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季子治亶父三年。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闔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聞之。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此一幅像是寫季子積誠所感。民自不欺也。季子卽子賤。爲亶父宰。三年。巫馬期往觀政化。見漁人夜間得魚輒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隨得而隨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

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也。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闔行。不敢違教。若有嚴刑在其側者。不識季子。揅何術。以至此。孔子曰。丘嘗聞之曰。積誠於此者。自感動於彼。季子必行斯術也。聞之。蘧伯玉不以昭昭守節。不以冥冥惰行。君子猶艷稱之。漁者何人。而乃皎朕不欺其志。雖處暮夜之間。朗如白晝。彼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者。其必非一日之積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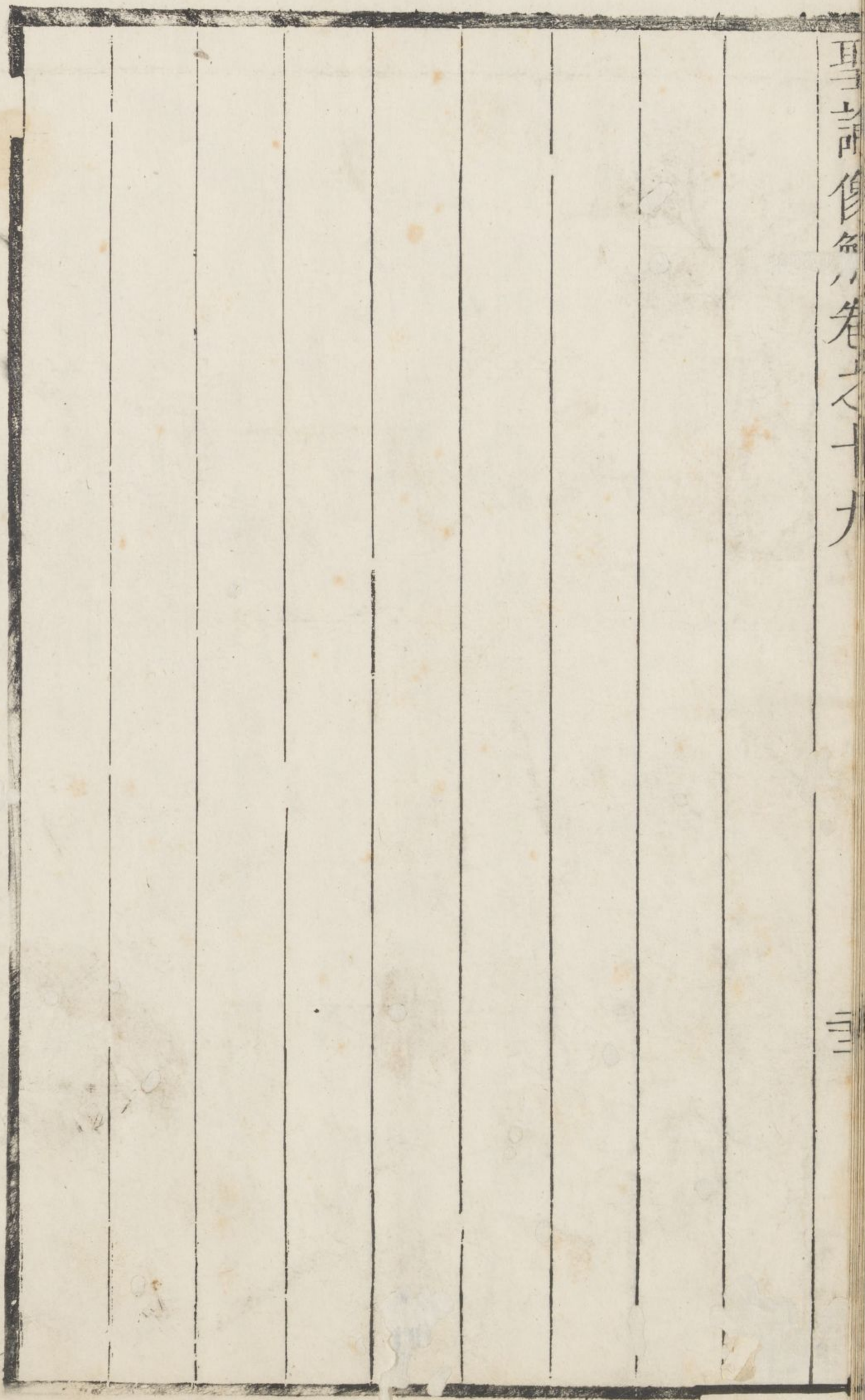
賊過弛兵



皇朝御製...卷之十九

三

承宣堂



三

聖訓傳解卷之十一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龐氏常
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
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時時以意自遺
其姑。久之。姑怪之。隣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卽呼還。詩
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
一時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
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以
供二母之膳。後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
觸鬼神。以故比落蒙其安全焉。永平三年。舉孝廉。顯宗
詔曰。大孝入朝。凡舉者一聽于之。由是皆拜郎中。

此一幅像。是寫姜詩夫婦篤孝。劇賊過而不敢犯也。
漢姜詩。廣漢人。妻龐氏。同郡龐盛女也。詩事母至孝。
母好飲江水。水與舍相去六七里。妻常日泝流而上。
汲取江水。後偶值風大作。不得依時而還。詩見母渴。
妻汲水來遲。遂責妻而遣去之。妻不忍遠離。又不敢
逆命。乃私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售錢市買珍饈美味。
轉囑隣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不欲使姑知繫已所。
進。恐觸其怒。或致不食也。久之。姑怪其數。隣母具以
實對。姑感其意。乃卽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
恐姑哀傷。不敢發言。託以徃外行學。一時不在。姑好

食魚鱸。又不能一人獨食。夫婦二人常竭力作勞以爲供給。且招呼隣母共食。一日舍側忽有泉湧出其味與江水相似。每旦輒有雙鯉躍出以供二母之膳。其後赤眉賊經詩里乃收解兵器而後過。曰驚動大孝必觸鬼神之怒以故比落之中咸各蒙其安全。永平三年舉爲孝廉。顯宗特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不欲有所去取也。由是皆拜郎中。按彌盜之法莫善於聯保甲。乃姜詩純孝而赤眉不敢犯。蓋本原之地其所感微也。恭讀

上諭首以敦孝弟而復申以聯保甲。誠哉本末具舉。政教之能事備矣。

聖諭像解卷之二十九目錄

聖諭第十六條

解讐忿以重身命

不念舊怨

負荆謝罪

兼兩人饌

上堂拜泣

杜門縱博

密置啞藥

錫躍赴戰

平心出子

親送遣戍

署子為掾

發塚天譴

吉神相隨

聖諭像解卷之二十一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廷干編輯

聖諭第十六條

解讐忿以重身命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消釋讐怨。除去忿心。庶幾保全性命。護惜身家。而無爭鬪歿亾之患也。禮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是則報

讐者。原古人之所許也。然有必報之讐。有不必報之讐。必報之讐。綱常倫理所繫。如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也。不必報之讐。小嫌細故所加。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是也。權衡輕重。較量彼此。不以人所必報者出之。已則怨毒之端塞矣。不以我所不必報者加之。人則包容之量弘矣。此焉不察。而悻悻自用。舉凡睚眦之末。語言之微。取與授受之間。飲食醉飽之際。一有不合。輒拔刃而起。撫劍而視。構不解之釁。起滔天之禍。孔子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豈非惑之至大。

者哉。至於背公歿黨。如朱家郭解之流。專以報讐殺人為事。尤非盛世所宜有。而國法之所必加者也。皇上慕清淨寧一之化。惟欲汝等百姓長厚居心。平恕待物。唾面聽其自乾。指斥可以勿問。橫逆之來。惟知自反。苟為妄人。禽獸奚擇。夫然後讐忿解。而身命可重矣。蓋血肉之軀。不可視為容易。孝經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為孝。所以重視此身命者。誠重視父母。重視兄弟妻子。重視田園產業也。

聖諭十六條。而終之以此。蓋知民之情甚悉。愛民之意甚殷。叮嚀告誡。教思無窮。其真日月照臨之德也。夫

其真天地覆載之仁也夫。

不念舊怨



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宋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及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耶。乃拜爲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剖羊醢酒。宴犒甚至。衆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自是秋毫不敢犯。

此一副像。是寫宋太祖不以小怨棄將林。故卒收安

邊之效也。董遵誨之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宋太祖未遇之時。客遊至漢東。遂暫依焉。遵誨憑藉父刺史之勢。嘗狎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狀。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爲龍飛騰往東北去。是何祥瑞也。太祖皆不對。及卽位。乃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願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猶念舊怨耶。乃拜爲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親諭以朝廷威德。剖羊醢酒。以犒勞之。甚是周至。衆皆感悅。數月後復來騷擾邊地。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自

是秋毫不敢犯。按齊桓忘射鈞之怨。故功成一匡。晉文釋斬祛之恨。故業弘定霸。若宋太祖之不念舊惡。董遵誨之克著奇勛。君臣之間。亦可謂各臻其極矣。夫以萬乘之尊。威權在握。欲報宿讐。如泰山壓卵。無不碎者。而宋太祖寬大仁恕如此。且復收制敵之效。然則讐忿其可以勿解也哉。

負荆謝罪



趙王歸自澠池。以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自侈戰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其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欲辭去。相如因止之曰：公之視廉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焉。

此一幅像，是寫藺相如輕私仇，以重國事，其所全者大也。趙王與秦王盟於澠池，歸而論功，拜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自以戰功甚大，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其上。云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相會。每朝常託稱有病，不欲與頗爭列次。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深以爲耻，相與諫相如。且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頗，孰與秦王？強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及其羣臣。相如雖駑，下。寧獨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彼強秦所以不敢遽加兵於趙者。徒以有吾兩人在也。今吾若與之爭。是如兩虎共鬪。其勢不能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其言。深用自愧。乃解衣肉袒。負荊於背。因賓客爲介紹。至相如門謝罪。遂定爲生死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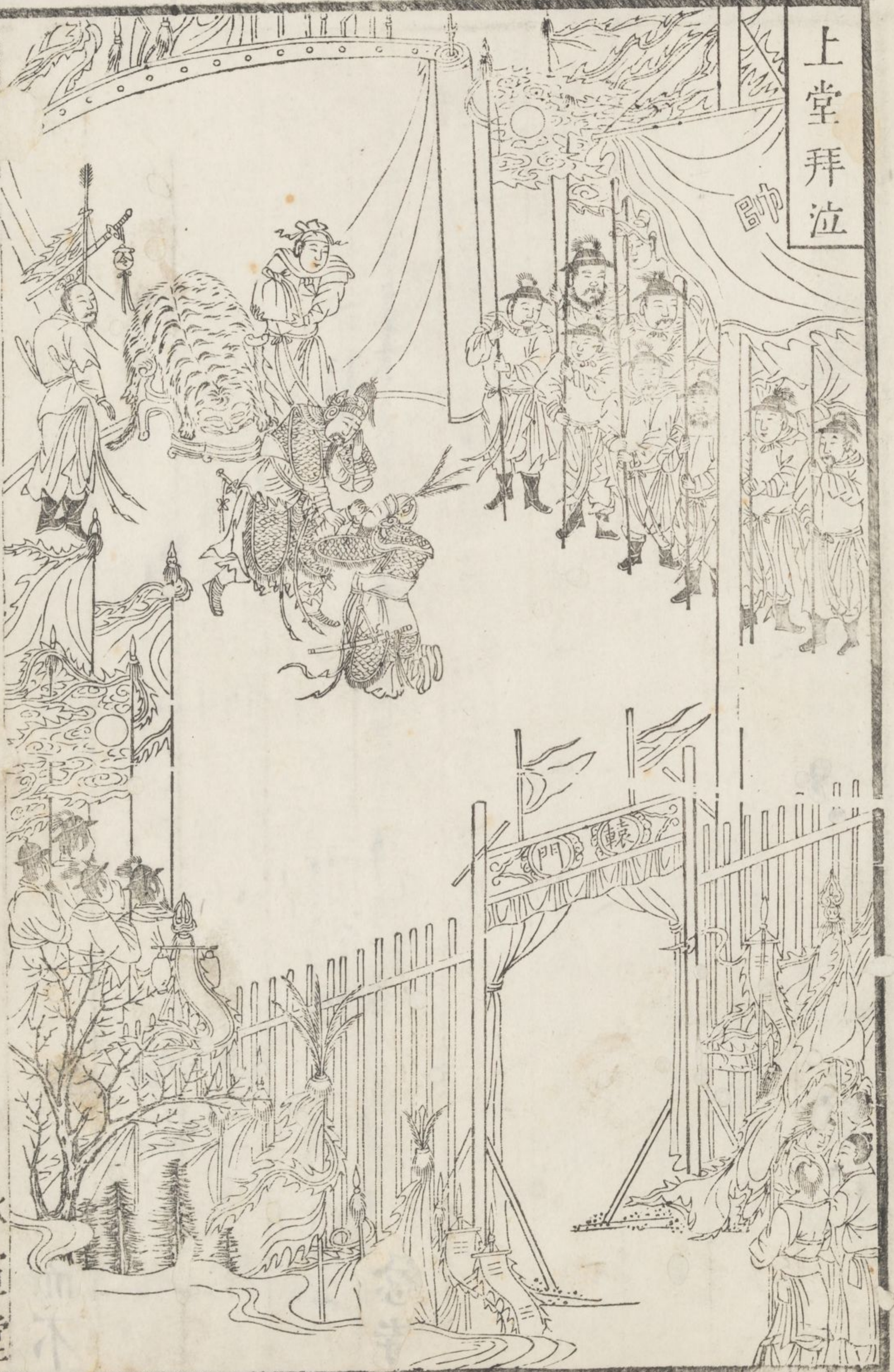
兼兩人饌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爲耻。過潁川。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請帶劍侍側。以備非常。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將士皆醉。遂過去。恂遣人以狀聞。帝徵恂。使與復結友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寇恂於賈復忿怒之下。寧婉以避其鋒也。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復以爲耻。兵過潁川。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時有姊之子谷崇。請帶劍侍側。以防意外之變。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之威。而反屈於廉頗者。意在爲國也。乃勅所屬縣盛設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將士皆醉。不能軍。遂過去。恂遣人以狀聞於朝。帝於是徵恂。使與復結拜爲友而去。

上堂拜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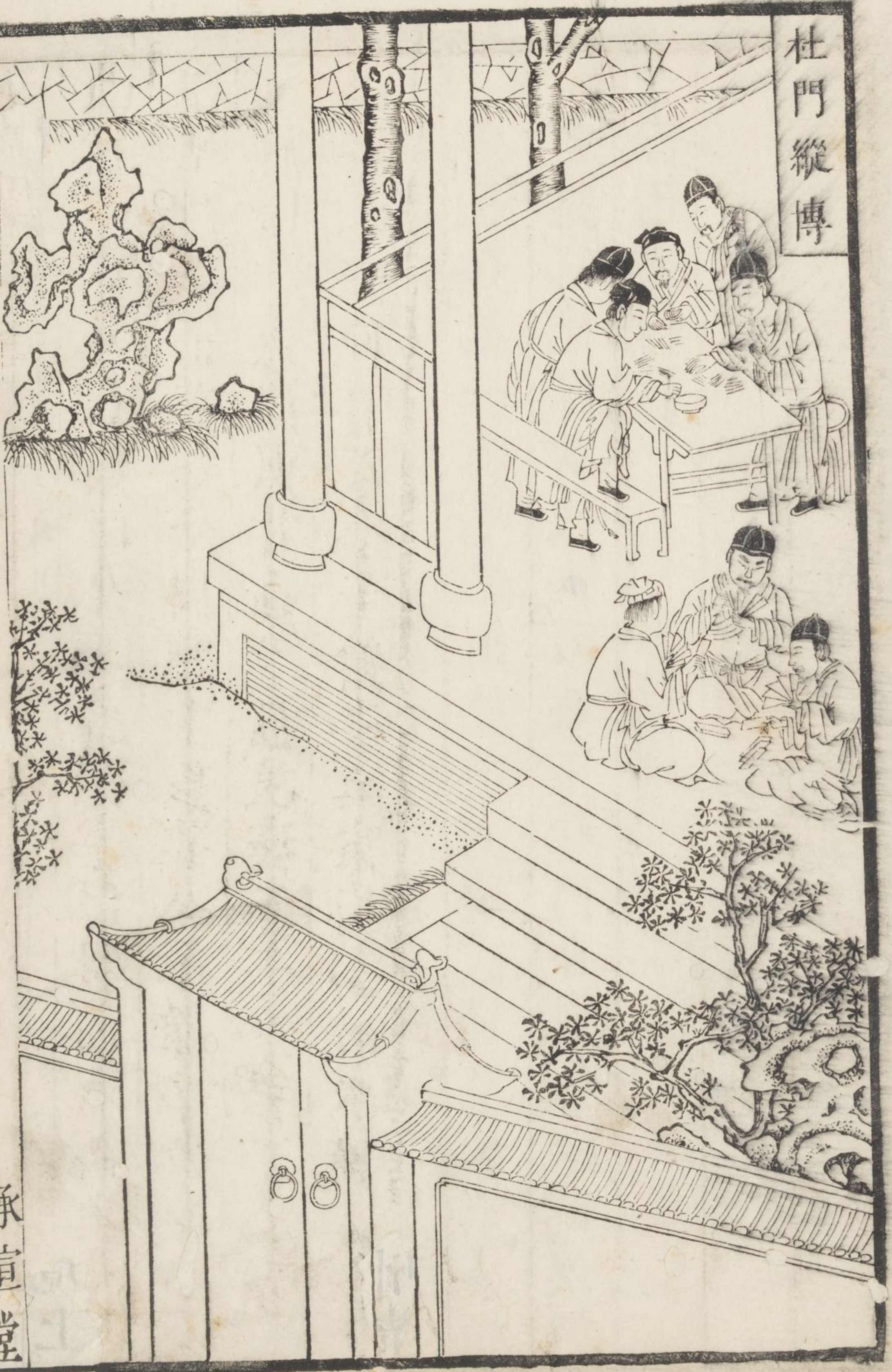
Blank columns for text.

安思順帥朔方。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而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亾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歿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相與合謀破賊。

此一幅像。是寫郭汾陽捐小忿以成大功也。安思順爲帥朔方時。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兩人意不相得。雖常同盤飲食。彼此睇目相視。並不交接一語。及子儀奉詔代安思順。光弼不自安。意欲亾去。

然猶未決。旬日詔令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歿固所甘心。乞恩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抱光弼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率兵東伐。此何等時。而乃懷私忿耶。執其手。相持而拜。相與合謀。畫破賊之策。

杜門縱博



承宣堂

聖訓傳卷之二十一

上

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寇準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此一幅像。是寫寇萊公藏疾納汙之量弘也。初丁謂貶萊公為雷州司戶。其後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萊公遣人送一蒸羊。迎謂於境上。謂欲見萊公。萊公拒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萊公亟杜門。令家僮縱博。俟謂行已遠。乃罷。

密置啞藥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上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啞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此一幅像。是寫古成之遭人毒害。而能以命自安也。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山下。力學無倦。作詩多驚人語。於梁灝榜登第。上預聞之。有張某妬成之名居其上。詐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及黎明臚傳唱名。成之啞不能應。上怒甚。令左右扶出。或勸成之奏明其事。成之曰。造物司命有定。非人力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踴躍赴戰



郭進爲山西巡簡使。進威令嚴肅。嘗有軍校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卽當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卽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此一幅像。是寫郭進不責誣訟之讐。而能使其將功贖罪也。郭進爲山西巡簡使。威令嚴肅。下皆畏憚。嘗有軍校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等事。太祖預知其情。將軍校送郭進。令自殺之。時值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赦汝罪。汝若能掩殺敵

兵。卽當薦汝於朝。汝敗。可自投河東避罪。其人卽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狀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平心出子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何武與戴勝不合。勝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勝子賓客爲郡盜。逮繫廬江。勝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出之。勝慚服。

此一幅像。是寫何武有容人之量也。何武與戴勝意不相合。勝嘗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時勝子賓客爲郡盜。逮繫於廬江獄。勝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出之。勝慚服。按私懷報復。乘事勢之便。力置其人於死。以自快意。固奸險所爲。若矯情干譽。掠美市恩。亦非大道之公也。勝子罪不至死。而武平心出之。其殆孔子所云以直報怨者歟。

親送遣戍



門達構陷袁松。及松出獄。而達得罪當遣戍。袁送之如故。

此一幅像。是寫袁松厚道。其視私恨。如浮雲之過太虛也。門達構陷袁松。及松事得白出獄。而達又以罪當遣戍。臨行袁送之如故。按松所行。豈所云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歟。古道照人。良足尚也。

署子為掾



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劉簡孚。曾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之。景伯督縣屬追訪之。而署其子為西曹掾。此一幅像。是寫房景伯不較宿怨。而復施之以恩也。房景伯奉命守清和。郡民有劉簡孚者。曾以無禮加景伯。聞其臨郡。懼乘便報復。乃闔家盡逃。景伯督令縣屬追訪之。且署其子為西曹掾。以安其心。

發塚天譴



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朝廷乃安。

此一幅像。是寫郭汾陽置發父塚於不問。其所全甚大也。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塚。緝捕不獲。人皆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發塚繫其所使。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究問根由。或將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乃流涕曰。臣久將兵在外。不能禁戢強暴。致令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上天譴責。非由人事。暗害也。

朝廷乃安。按盜發父塚。讐莫大焉。子儀反躬自責。歸諸天譴。斯上下帖然。兩無猜貳。否則君憂危於上。臣跼蹐於下。禍且不測。又安得爲孝乎。嗚呼。若子儀者。真可謂能解讐忿。以重身命。以盡忠孝矣。

吉神相隨



皇清御製皇極經世一

三

承宣堂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礪刀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其往時。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從之。或握刀劍。勢甚兇惡。飯頃復回。則金冠玉佩。百十相隨。或擊幡蓋。和顏悅色。意思安閒。翁意其死也。天明往問。則固無恙。翁問之曰。本日之晨。汝何往而遽歸。自實遂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其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遽歸耳。翁遂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此一幅像是寫元自實能解讐忿。神明已默佑之也。元自實恨其友繆君背德。雞鳴。磨利刃。將往殺之。路

經一小菴。菴主有軒轅翁者。見其往時。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從之。或握刀劍。勢甚兇惡。一飯之頃。見其復回。則金冠玉佩。百十相隨。或擊幡蓋。和顏悅色。意思安閒。翁意其已死。及天明往問。則安然無恙。翁問之曰。本日之晨。汝何所往。而遽歸耶。自實遂言繆君負德。晨往將殺之。及至其門。思彼雖負吾。妻子固無罪。我若殺之。妻子將何依。且有老母。待子奉養。尤不可殺。遂隱忍遽歸耳。翁遂賀之曰。子存心甚厚。將有厚祿。且神明已知之矣。又何疑焉。按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一念之善。和風慶雲。無窮禍福。卽在當念轉移。

間昔趙熹往報讐。將至。聞其全家病疫。遂舍之而返。熹後爲名臣。其亦一念轉移之故乎。吾願汝等百姓。平日慎勿以橫逆加於人。小有欺侮。卽含容受之。不必與較。斯讐忿可解。而身命因之以重矣。尚其慎哉。

